



河埠廊坊桥街连

◎陈顺源

手植紫藤 花美后世

◎黄正平

进入春天,到紫藤开花的4月20日左右,追逐花期香氛的时尚达人,一拨拨簇拥着去到南通博物苑内的濠南别业,张謇曾经的居所,看花漫天空。一白一紫,双色紫藤,分外妖娆。

张謇培养了自己的规划建筑师孙支厦,到荣获科举状元19年后,才在1913年开始营建外二内三(外面看起来两层,实际是局部三层)的住宅。地址就在秀美的南濠河南岸,与其三兄张謇的城南别业

隔河相望。

据说,它是仿慈禧太后在北京的畅观楼形制建设的,基本每个房间都有西式壁炉,这样可免除南通冬季常常阴冷的不适。别业既是居所,也是他办公、会友的场所,今天仍能捕捉到他与中外友人在这里谈国事论人生,叙新情旧谊,述南通建设的踪影。

张謇一生酷爱绿化,任民国政府农商总长时确定了植树节,在狼山脚下也实施了他的绿化规划,创

办起植物园,至今已成为城市森林。在他的住所前,他手植了两株紫藤。古老的百年紫藤,开花花落,年年不断。每当春来地暖、阳光普洒,紫藤会渐次盛开,恰如花样瀑布倾泻开来,引得中外游客驻足凝视,感叹花语花期。

张謇虽然远行了,但他留给后人惊艳的美丽时刻,年年不息、岁岁不败。作为南通博物苑一部分的濠南别业,也迎来送往了许多嘉宾、贵客和游人。

夜跑

◎钱艺林

吃得太饱,就想夜跑。今冬虽不冷,但时值隆冬,以为夜里外面会较冷,就穿了加绒衬衫厚夹克。

一出门便看到东边的半空有一轮皎洁的圆月,我在抖音看到,说今天的满月叫“小满月”,还有“大满月”要比这更大。但我觉得够大了,已然令我非常满意,为了多赏会儿月我决定多跑点路。

跑得不快,小碎步,很轻松就到通吕运河边上。月光和灯火都漂浮在河水,五色交映,熠熠生辉,我想起徐志摩写的“彩虹似的梦”,以此比拟再恰当不过。只有对面城闸大桥川流不息的车流声和远处驳船的马达声隐隐传来,还有河水奔流拍岸的细碎声,四围空无一人,只有月、河、我。

跑到河边身已发热,更觉河风凉爽。我暗笑其他人都被这季节和冷月迷惑了,以为隆冬的大河边夜晚会很冷,没想到我还在此乘凉!一艘大船驶过,就像一个梦喧嚣而寂静,很快就在水面滑远了。现在一夜的风、一条河、一片星月都是我一个人的,你说我是不是太富有了?想,会决定做。所以大多数人选择了躲在家里。做,又决定了想。所以我在夜跑中获得了和在家里的人不同的认知。

凉了一会儿,感觉不会冒汗了。我把外套脱下扎在腰间,就像古代夜行的士兵急行军,继续跑向前。还是一个人都没有,这样反而很正常,如果树丛阴影的凳子上坐着一个人,这样反而会吓一跳。我

想起,在学校工作时,副校长告诉我他值夜班的深夜看到一个老太太坐在学校竹林旁的椅子上,他害怕极了,回去马上喊同事再去看,椅子空空如也。他半真半假向我述说的神态让我既新鲜又好笑。现在夜跑,我看着树影下一个个空椅子,想到那个“竹林老太太”的故事,不禁觉得夜跑居然有了情节和神秘。当然没有老太太,但偶然遇到一个散步的人,就像和刚才的大船,擦肩而过。

跑了一小段又感觉要出汗了。我只好在一座小桥继续“乘凉”。冬天的圆月还在静静看着我,就像童年时它看着我长大,少年时看着我忧郁,青年时看着我迷茫,现在它仍在看着我。啊,月亮它就这样看着地球上每一个生命发生、成长、消失,然后又看着下一批生命的循环。就像我看着通吕运河的流水,暮暮朝朝、岁岁年年。但我会老去,而月亮不会。“明月何年初照人,江畔何人初见月”有人说这是张若虚的“无端之问”,我只想说从我会说“月”这个字的时候,就想到这个问题,怎么会是“无端”?

多少歌月的诗词,多少唱月的曲调,其实只是人的“无端之情”罢了,月何曾有过那么多的红尘苦乐,否则它也就老了。如果硬要问它观世间万象感受如何,我想他老人家会叹两个字:可笑!哎,其实这也是我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它——人有多少的想法强加于

万物的呢?

月亮,它就是月亮,其实它的名字也只有在中国叫“月亮”,美国就叫“moon”,西班牙语、法语又会有不同的发音,连名字都是人为的,其实它根本就不叫“月亮”,它本来就没有名字——包括你我他。

人的优点是会想,缺点是太会想。我调整了视线的方向,让月亮隐衬于高树枝后面,“月圆是画,月缺是诗”,果然月亮更有了点情调,正得意欣赏之际旁边悄然走过一人,还是个年轻女子,穿着碎花短袄,手插衣兜,闲庭信步,对我视而不见——并没有因黑暗的桥头呆立一人讶异。这是真正夜跑的人,不只在春暖花开、夏夜凉风之时,隆冬寒夜依然一人目不斜视脚步成一条线。我看着她一直消失在桥头的拐角。又剩下树、月、我。擦肩而过,也是不知从何处来不知往何处去。

其实我们所有的遇见有多少不是这样?

“乘完凉”跑向家的方向,我看到骑电瓶车的人全副武装,只在头盔的深处露出两只眼睛,看到一对老年夫妇携手,老妇长羽绒服还把帽子遮得严严实实。都是擦肩而过,穿着衬衫的我遇到厚衣加身的他们都表示不可理解对方。

世界就这样奇怪,有去有来,存在消失,有人在家取暖,而有人居然在河边乘凉。你看月亮自作多情,而那原本不叫月亮或“moon”的物什自己一点都不知道。

惜春,留春

◎施正辉

玉兰
一瓣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确实,身处冬天,几乎所有人都渴望春天的来临。当人类将一年划分四季,绝大多数人对春天的偏爱远甚于其他季节。沐浴春风,该如何万分珍惜春光?度过春天,又将以何种形式留住春天呢?这是每个人需扪心自问的话题。我觉得唯有进出春景,才有可能找到最佳答案。

前三年新冠疫情,春天无疑是抱憾的。因此,启东的癸卯之春必然难忘。闰二月十二日上午,我驾车沿着江海南路抵达长江边上的滨江绿廊首开区。两年前,这里还是脏乱差的老启东港所在地及其周边沙石场,现已蝶变为滨江绿廊,成为启东178公里最美江海岸线上一颗璀璨明珠,又因其距离市区最近,只有数公里,尤其赢得更多市民青睐。只见汽车似长龙般卧在东向西的江堤之上。江堤内侧大草坪上,在大型艺术字“I♥启东”南侧搭起了近十顶帐篷,男女老少相聚在一起,有的看书、有的聊天、有的准备烧烤……无不在明媚春光里休闲着、享受着,同时也构成了春景最活跃的一分子。江堤外侧,浪潮声声,犹如幼时听到夯地基的节奏,给人以粗犷立体的冲击感。呼吸着清新空气,顿有爽歪歪之感。举目环视,偶见几处小云朵,蔚蓝天空佐证着启东空气质量在全省排名稳居榜首的纪录,也正昭示着更佳的现在与更美的未来。一小摊位吸引了几位游客,他们购买了风筝,一遍遍放飞,无论成败,都有笑声相随。一辆出租车从东而至,停在了东面一块绿廊导引牌旁边。车上下来一对年轻夫妇,男的是司机,还带了一个小男孩。他们熟练地从车内取出风筝,逆风起飞,转眼升空,扑扑之声犹如为其澎湃的心情抚琴、击鼓、打节拍,也给抬头望见风筝的人们增加了情趣、舒缓着压力。二道堤南坡旁的油菜花金黄一片,让人想起去年原地连片的观赏太阳花。首道堤与二道堤之间树绿花艳、沟湖绿水、野禽悠然、步道溢彩,匠心之作频现,令人赏心悦目。不远处雄卧长江的崇启大桥仿佛述说着十多年来滨江发展的故事,特别点赞着生态绿廊的别样精彩,憧憬着未来的秀美画卷。感谢周日,年轻的学生们给本已春意荡漾的绿廊增添了无穷活力。孩子们在草坪或斜坡上嬉戏,稚嫩甜美的笑声此起彼伏,似乎在与春姑娘比试卖萌。几位高中生模样的自行车骑手站在导引牌前感叹:已建绿廊还真不小,总体设计太壮观、很震撼;看着他们兴奋地骑车远离,我分明感受到一份感恩情在下一代人心中生成与涌动。是啊,珍惜春天,就得读懂春,更需要创造春天里的万般景色。

从自然规律的视角看,春往夏至、秋来冬返不可逆转,但人们却完全可以留住春天。我们爱护春天里的一切,维护春的本真,成为护春的使者。也可用一首咏春的赞歌、一篇宜人的佳作、一幅溢美的图画、一张多彩的照片留住春天。更应牢记春华秋实,把秋收的果实留住。行笔至此,我最想说的是:假如心中惜春留春,春色春意就会恒在,鲜血就有青春的热度、心态就是不老的律动。